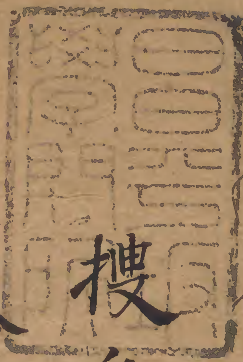


裨海

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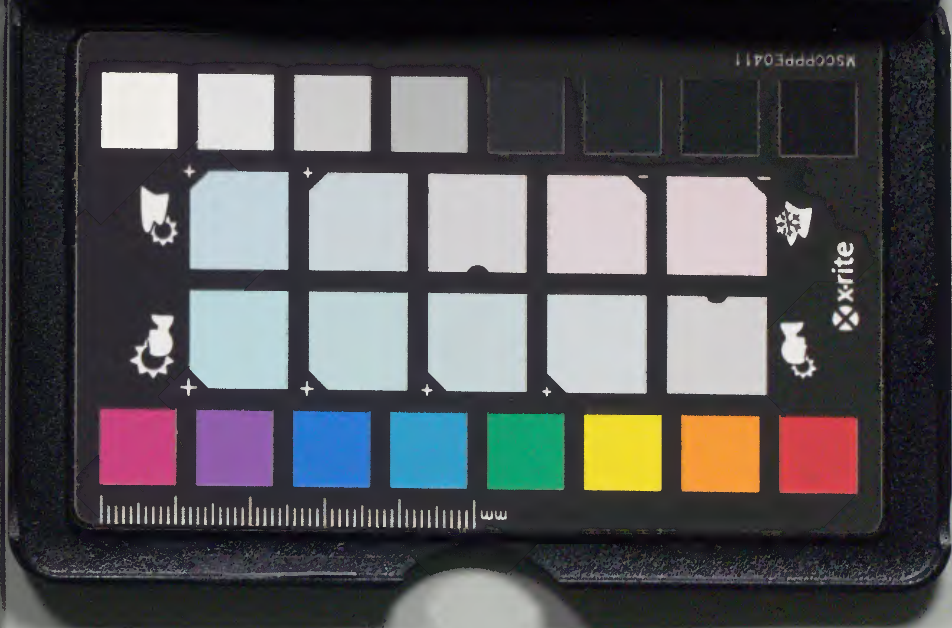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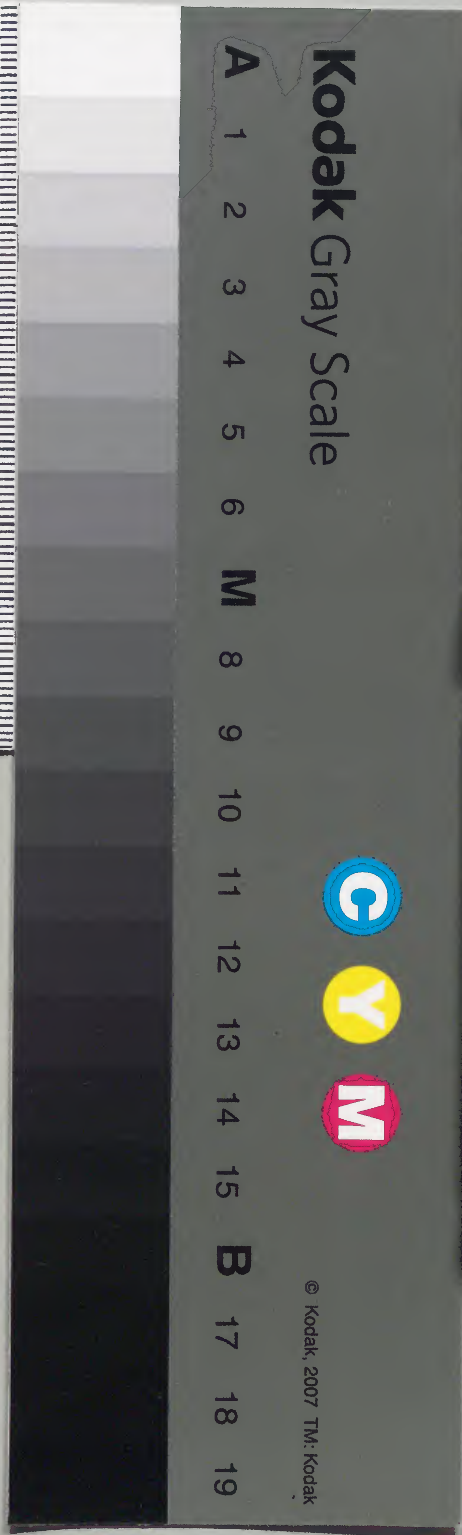
東軒筆錄 一之二

搜采異聞錄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三	一	五	七	四	一
二	一	五	七	四	一
一	一	五	七	四	一

內閣文庫	漢書	號	函	架	冊
三	一	五	七	四	一
七	一	五	七	四	一
〇	一	五	七	四	一
函	一	五	七	四	一
架	一	五	七	四	一
冊	一	五	七	四	一

內閣文庫	漢書	3157
冊數	100	(24)
函號	370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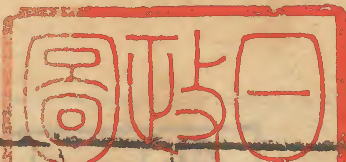
搜采異聞錄卷之一

宋末亨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為千秋節張說上大
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
之夜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
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
可稱端午也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
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云南海北至於交廣

91

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滄居一澤爾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卽南海之西云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困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

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俗語謂錢一貫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碩有畸曰碩一碩二長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類按考工記爻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爻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檄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組匈奴傳尺一牘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去天尺五之類然則亦有所本

宋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爲鳳毛多謂出此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

溫曰太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不同

燕慕容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參軍封裕諫以爲魏晉之世假官田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者中分之不取其七八也予觀今吾鄉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謂之牛朱蓋晉法也

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嘸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予按終風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輔氏箋云寤則憂而不能寐思之則感傷氣閉而成疾也今俗人

鄭

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乃知此風自古以來有之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甕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父老爭嘆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甕器者一人許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金日磾没入宮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

獨不敢日磬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奇馬即日拜
爲馬監後受遺輔政日磬與上官傑皆因馬而受
知武帝之取人可謂明而不遺矣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理考之吳越楚蜀
閩皆爲蠻淮南爲群舒秦爲戎河北真定中山之
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鐸
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楊拒泉臯蠻氏陸渾伊
維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
之屬邑亦用夷禮制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

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
下特五分之一耳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爲礼以處爲處以與爲与凡章
奏及程文書冊之類不敢用然其實皆說文本字
也許叔重釋礼字云古文處字云止也得几而止
或從處与字云賜予也與與同然則當以省文爲
正

唐穆宗卽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
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叅賀朕於門內

宴百寮命婦明日又勅受賀之禮宜停先是左丞
韋綬奏行之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
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皇今天下宴
集休假三日肅宗亦然代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
及文宗以後始制宴如初則受賀一事蓋自長慶
年至今用之也

考古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顛落曰宣易巽
爲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爲寡髮釋文云本
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二字甚奇

漢高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爲人傑此三人者真足以
當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
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其意蓋以比蕭張等也
說與乾曜豈璟比哉明皇可謂不知臣矣

劉聰乘哥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嗣滅男女無少長
皆戕於靳準劉曜承其後不能十年身爲人禽石
勒嘗盛矣子奪虎虎盡有秦魏燕齊韓趙之地死
不一年而後嗣屠戮無一遺種慕容雋乘石氏之
亂跨據河山亦僅終其身而滅符堅之興又非劉

石比然不能自免社稷爲墟慕容乘符氏之亂盡復燕祚死未期年基業傾覆此七人者皆夷狄亂華之巨擘也而不能久如此今之比虜爲國八十年傳數會矣未亡何邪外不論十人其人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談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李涉詩也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歇

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憐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鎮荆南作風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易繫辭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
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爲師而六五
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
爲震也坤艮爲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
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歸妹之六五日
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
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二六四六
五蓋震體云他皆類此也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焉噬

嗑曰先王以明罰勅法豐曰君以折獄致刑賁曰
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
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爲離豐賁下卦爲離離文
明也聖人知刑獄爲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
明爲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何邪
竹雞之性遇其雋必鬪取之者掃落葉爲城置媒其
中而隱身於後操罔焉激媒使之鳴聞者隨聲必
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鬪而罔已起無脫者蓋目
既閉則不復見人鷓鴣性好潔獵人於茂林間淨

揮掃地稍散穀於上禽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
糲竿取之麕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逕無
問遠近也村民結繩爲縲置其所行處麕足一絀
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江南多土蜂人不能識
其穴往來以長紙帶粘於肉蜂見之必銜入穴乃
躡尋得之熏取其子蟲鳥之智自謂周身矣如人
之不仁何

漢高祖用韓信爲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趙高
祖自成臯度河晨自稱漢使馳臨入信壁信未起

即其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項羽死則又
襲奪其軍卒之僞游雲夢而縛信夫以豁達大度
開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終於謀逆蓋有以啓
之矣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擱然謂子
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
喟然之嘆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身
爲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
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漢

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於
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衰藩鎮順
命而朱溫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為哉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疾菩薩
隨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予觀杜
少陵寄李太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使
三公真踐此言時得灑掃撰杖屨於其間側所謂
不二法門不傳之妙啓聰發蒙出膚寸之澤以潤
千里者可勝道哉

二卷終

抄采異聞錄卷之二

宋永亨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為十哲故
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
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
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
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
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
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

敢議耳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來歷傳所載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嬖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厨監邢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城狐不灌社鼠不燠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爲城狐社鼠予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

鼠者人之所燠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燠何則所託者然也稷狐之字甚竒且新

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義若記前人有說如此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悽其望呂葛仙鳥仙花吾友于友于皆挺拔僮僕誠自削爲弄惜居諸誰謂胎厥蕪基址之類

今之人謂寒食爲一百五日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

明歷節氣五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食故云他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峰勞夢寬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烟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求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之

禽畜菜茹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猪黑而羊白至江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間鵝皆白或有一斑褐者則呼爲鴈鵝頗異而畜之若吾鄉凡鵝皆鴈也小兒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爲湖沼觀美浙西常茹皆皮紫其皮白者爲水茹吾鄉常茹皮白而水茹則紫其異如是

今人謂野牧馬爲草馬淮南子修務訓曰馬之爲馬草駒之謂跳躍之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注云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蓋今之所

稱者是也下文曰形之於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而可通氣志猶待教而成今又况人乎注云蟲喻無知也聾蟲之名甚奇矣

天生萬物久而與之俱化固其自然之理也無間於有情無情有知無知也予得雙鴈於衢人鄭伯膺純白色極馴擾可觀寘之雲壑不遠飛翔未幾隕其一其一塊獨無儔因念白鵝正同色又性亦相類乃取其一隻與同處始也兩下不相賓接見則東西分背雖一盆飼穀不肯並啜如是五日漸復

相就踰旬之後怡然同羣但形體有大小而色澤飛鳴則一久之鴈不自知其爲鴈鵝不自知其爲鵝宛然同巢而生者與之俱化於是驗焉今人呼鵝爲野鴈或稱家鴈其褐色者爲鴈鵝鴈之最大者爲天鵝唐太宗時土蕃錄東贊上書以謂聖功遠被雖鴈飛於天無是之速鵝猶鴈也遂鑄金爲鵝以獻蓋二禽一種也

頃在豫章遇一遼州僧於上藍與之間談曰南人不信北人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有萬斛之舟

抄牙異聞錄 卷之二
蓋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碩船遼僧之談合如此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云名不可曉今按唐職林魚帶門叙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勅非灼然有戰功者餘不得輒賞魚袋斯名文也

安立黑法感黑異熟所謂地獄傍生鬼界安立白法感白異熟所謂人天安立異白法感異黑白異熟

所謂一分傍生鬼界及一分人安立非黑非白法感非黑非白異熟所謂預留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

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華華相順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樹非塵世所有也

漢安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始與英宗偕學於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什宗綽家本有岳陽記者皆所賜也此國史本傳所載宣和中其子淮安郡

王仲廉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秩王云
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目計二萬二千八百三
十六卷觀一秩之目如是所謂七萬卷者爲不誣
矣三館秘府所未有也感哉

月行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白前黑後
合爲一月又日日隨月後行至十五日覆月都虧
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俱足圓滿是名
白半

十五夜爲半月兩半月爲一月二月爲一時兩時爲

一行兩行爲一季二年半爲一雙此由閏故以閏
月兼本月此謂月雙非閏雙也以五年再閏爲閏
雙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絕有同者列子黃篇云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遊漚
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
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呂
覽精喻篇云海上人好有蜻者每朝居海上從蜻遊
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翫

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汝取來吾
將翫之明日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此二說如出一
手也

漚音鷗也
蜻蜻蜓也

陳正敏遜齋間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
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
多木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
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
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
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

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天謝
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遜齋之妄不待

公攻也

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爲長謂受胎在前

或以先生者爲長謂先後當有序然固有經一日
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時爲弟巳時

搜采異聞錄卷之二

終

采其謝登三子曰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
多三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
文也 大夫亦以為口實子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

又云梁之委中道而對明曰收此紙齋之妄不許
史論卒年三十二史且謂采古當委殿中丞天禧

搜采異聞錄卷之三

宋末亨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為長謂受胎在前
或以先生者為長謂先後當有序然固有經一日
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時為弟巳時
為兄則弟乃先兄一時矣按春秋公羊傳隱公元
年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
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
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質家据見在立先生文家

據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周以來不同如此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爲未盡也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卽重九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莼菊九畹以十

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魏文侯以卜子夏爲師按史記所書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四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正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年而爲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始爲諸侯師豈其然乎

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

以今日殺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
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謂先
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
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
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
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子
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者傳益本於此徐廣曰
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置之日
而殺其方龍不知其肯安在亦可謂恠矣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爲務非也吳中術者
又稱爲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
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
人語多曰武朱溫父名誠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諂
之耳

史傳稱百六陽九爲厄會以曆志考之其名有八初
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
陽五陰三三陽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
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

今人但知陽九之危云經歲者常歲也

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天蓋雖
昆蟲之微天機所運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慮技
解所可及者蠶之作繭蜘蛛之結網蜂之累房燕
之營巢蟻之築垤螟蛉之祝子之類是已雖然亦
各有幸不幸存乎其間蛛之結網也布絲引經捷
急上下其始為甚難至於緯而織之轉盼可畢踈
密分寸未嘗不齊門檻及花稍竹間則不終日必
為人與風所敗唯閉屋堦垣人迹罕至乃可永久

而享其安故燕巢幕上季子以為至危李斯見吏
舍側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倉中之鼠食
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歎曰人之賢不
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豈不信哉

三三如九三四十二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二十
七四九三十六六三六五八四十五九四十四
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
十一皆數法俗語筭然淮南子中有之三七十二
一蘇秦說齊王之辭也漢書律志曆劉歆典領鍾

律奏其辭亦云八八六十四杜預注左傳天子用
八云八八六十四人又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
又如淳孟康晉灼注漢志亦有二八十六三四十
二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四等語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筐酒一壺脩一案爲
束修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皆入國子之
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蒼
顏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
人多工書蓋在六館時以爲常習其說文字林蒼

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
方取楷法適美者也束修之禮乃如此見之開元
禮載皇子束修束帛一筐五疋酒一壺二斗修一
案三脰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
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筐者以筐
授皇子皇子跪奠筐再拜博士荅拜皇子還避遂
進跪取筐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
縣學生亦然

莊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用固不

勝火於是乎有焚和而道盡注云大而闇則多累
小而明則知分東坡所引乃曰郭象以爲大而闇
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爲更之曰月固不勝燭
言明於大者必闇於小月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
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朱元
成萍洲可談所載王荆公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
燭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
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
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爲然蓋發言中理出人
意表云予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
而爲利害所溥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
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自釋氏火葬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屍者所在皆然
固有災暑之際畏其穢泄歛不終日肉未及寒而
就蒸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
殃雖壽而歿不爲無殃旣其葬也焚煙徹於上謂
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麋楚司馬
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

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糜中不可
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莊之上燕
騎劫圍齊卽墨掘人家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
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
以焚爲大僇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
戚死斆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
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
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風下以爲俗而未足
爲異也蓋是時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

異至與斆肉者同言之

斆音寡

曆家以雨水爲正月中氣驚蟄爲二月節清明爲三
月節穀雨爲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用秦所用
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於太初始

正之云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楊朱
之書不傳於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楊子曰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鴈耕古之人捐
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捐一毫不利天下天

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曰：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觀此，則孟氏之言可證矣。

今之五行家學，凡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起於申。莫知何書所載。淮南子汜論訓篇曰：禮三十而娶，許重注曰：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餘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己數，左行十得寅，故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己數，右行十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此說正爲起運也。

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爲之，徵者隨其高卑大小，村店或

挂鉞瓢箒秆唐人多詠於詩然其制蓋自古已然矣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於酸所謂懸幟者此也

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國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其紀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向有闍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鑒空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

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墓俗語皆可屏正用此說其詩在集中題爲和黃秀才頃予游南海西歸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寺有閣枕江流標爲鑒空正見詩牌揭其上蓋當臨賦處也

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

聚十雙骰子齊擲自出守六人依采飲馬堂印本
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
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
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令閃擊令拋打令今
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
云

搜采異聞錄卷之二終

搜采異聞錄卷之四

宋末亨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云漢家祀太一
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遊觀燈是其遺
事而今史記無此文唐韋述兩京新記曰正月十
五日夜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看燈本朝京
師增爲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錢買兩夜如前
史所謂買晏之比初用十二二十三夜至崇寧初以
兩日皆國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按國史乾德

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寓又安命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然則俗云因錢史及崇寧之展日皆非也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止元之日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而今史云開封府始張燈曰五代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日爲七夕嘉辰著於甲令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後用七日且名爲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始然唐世無此說必出於五代耳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士大夫僭妄相尊日以益甚予向昔所記文官學士武官大夫之諺今又不然天聖職制内外文武官不得容人過稱官品諸節度觀察雖檢校官未加太傅者許稱太傅防禦使至橫行使許稱太保諸司使許稱司徒幕職官等稱本官錄事叅軍稱都

曹縣令稱長官判司簿尉許稱評事其太傅太保
司徒皆一時本等檢校所帶之官也自後法令不
復有此一項以是其風愈熾不容整革矣

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岍上酒壁間有題詩
兩絕其名曰犬落水油污衣犬詩太俗不足傳獨
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詩云一點清涵污白衣斑斑
駁駁使人疑縱然洗遍千江水爭是當初不污時
是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漫志於
此

真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歲賦入大數是時
至道二年也凡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碩錢四百
六十五萬貫絹紬一百九十萬疋絲綿六百五十
八萬兩茶四十九萬觔黃臘三十萬觔自後多寡
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國家全盛民力充足故於征
輸未能爲害今之事力與昔者不可同日而語所
謂緡錢之人殆過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
術爲可慮耳黃臘一項今不聞有此數

赦恩宥罪自古不廢然行之太頻則惠姦長惡引小

人於大譴之域其爲害固不勝言矣唐莊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官典犯賊不在此限此制正得其中當亂離之朝乃能如是亦可取也而今時或不然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爲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援救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鬪之事帝卽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

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詔自咎以爲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碩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

淳熙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拜本盡失之者人不以爲便何澹爲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小人無義幾至喧噪紹興五年七月

單赦乃云只爲蠲三年以前者按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爲得又云天福五年歲終以前殘稅並放而今時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爲斷則生民以輸納無及於惠矣唯民間房賃欠負則從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區區五代翻有所苦也

老子之言大抵以無爲無名爲本至於絕聖棄智然所云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乃似於用

機械而有心者微言淵奧固莫探其旨也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嘴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子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但畢觜爲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卽顛傳引易雄雌祕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雄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電連蜃之說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爲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

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音音不
大霹靂者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予家有故書
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日星占相
書也

律書釋十母十二子之義大略與今所言同唯至四
月云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據
此則辰巳之巳乃爲矣音其他引二十八宿謂柳
爲注畢爲濁昴爲留亦見於毛詩注及左氏傳如
詩謂營室爲定星也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荅皆
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
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其賢謂論語出
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
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婦人呼夫之兄爲伯於書無所載予頃使金國時辟
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賽願予爲
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壻從行雖借用陳平
傅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爲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

婦稱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於是改兄伯字
爲兄公視前所用大爲不侔矣玉篇公字音鍾注
云夫之兄也然則義訓不若前語也

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耳然貪虐
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縣權賣坊場
而收淨息以募役行之浸久弊從而生徃徃鬻其
抵產流配四鄰四鄰貧乏則散及飛鄰望鄰之家
不復問遠近必得償乃止飛鄰望鄰之說誠所未
聞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奏疏論之雖嘗暫

革至紹聖又復然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
予讀文子其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
車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
一塊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時人孟子之言蓋
本於此

蕭何諫高祖受漢王之封曰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
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六韜云文王在岐召

大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
有民賢者牧之詘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
唯聖人能爲之然則蕭何之言其出於此而漢書
注釋諸家皆不曾引證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爲雞二爲犬三爲豕四爲
羊五爲牛六爲馬七爲人八爲穀謂其日晴則所
主之物育陰則災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
時用此也八日爲穀所係尤重而人罕知者故書
之

書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冲涼况減決五字

悉以水爲

筆陵切
與水同

雖士人札翰亦然玉篇正收

入於水部中而部之末亦存之而皆注云俗乃

知由來久矣唐張參五經文字亦爲訛

搜采異聞錄卷之四終

准聖人能為之然則蕭何之其出於此而漢書
注釋諸家皆不曾引證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為雞二為犬三為豕四為

吠由來入突書聚參正際文字亦為暗日晴則所

人飲水滄中而滄之末亦奇之而皆若云谷氏

悉以水為與水同鞭士人林傳亦然王篇五郊

清字有谷豔一軒不可斷也清吹中京民城央正字

搜采異聞錄卷之五

宋末亨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續卷之三已書公牟傳注雙生子事茲讀西京雜記

一說甚詳云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

曰前生為兄後生為弟今雖同日亦宜以先生為

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為弟居下者前生

今宜以前生為弟光曰昔殷王祖甲以一產二以

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以囂為兄以良為弟若

以在上者為兄囂亦當為弟矣許莊公一產二女

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

前生爲長霍氏以前生爲兄焉此最可證唐楊綰爲相以進士及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進士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李栖筠賈至以綰所言爲是然亦不聞施行也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始以七十爲率十歲爲兒童父母膝下視寒煖燥濕之節調

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強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一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肉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朱公每以語人以

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不勝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朱計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疑其拙曰豈皆惡老而諱死耶因爲南華長老作大死庵計遂識其語予之年齡踰七望八當以書諸紳云

王荆公集古胡笳詞一章云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依舊笑春風後章云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二者貼合如出一手每嘆精工其上句蓋用崔護詩後一句久不見出於誰近讀范文正公

靈巖寺一篇云春風似舊花猶笑以仍爲猶也李義山又有絕句云無賴天姚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爲開了却擬笑春風語意兩極其妙

少時見前輩一說云富人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有輿貧人不得自行而又有輿是皆習以爲常而不察之也天下習以爲常而不察之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悲夫甚愛其論後乃得之於晁以道客語中故謹書之益

廣其傳

今之人出本錢以規利入俗語謂之放債又名生放
予考之亦有所來漢書谷永傳云至爲人起責分
利受謝顏師古注曰言富貴有錢假托其名代之
爲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此放字所起
也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載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
燬蕩析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
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於首卷而雜書古

詩賦又不及具錄以今考之無傳者十之七八夫
則是承平百七年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祥
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况今歷代墳籍略無
亡逸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爲可歎

古者龜爲卜筮爲筮皆與神物以前民用其用之至
嚴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則應之至精齋戒乃
請問不相襲故史祝所言其驗若荅周史筮陳敬
仲和其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將必代齊有國史蘇
占晉伯姬之嫁而及於爲嬴敗姬惠懷之亂至濠

至賸通於神明後世浸以不然今而愈甚至以飲食
忽雜之際呼日者隅坐使之占卜往往不加冠裳
一問四五而責其術之不信豈有是理哉善乎
班孟堅之論曰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
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及至衰世懈於齊戒而屢煩
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
詩以爲刺謂周易之蒙卦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
不告詩小旻之章云我龜既厭之不告以道也漢
世尙爾况在於今未嘗頃刻盡敬而一歸咎於淫

巫瞽史其可哉

甘蔗只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
城遣人於武陵王處求酒及甘蔗郭汾陽代宗賜
甘蔗二十條子虛賦所云諸柘已且諸柘者甘蔗
也蓋相如指言楚雲夢之物漢郊祀歌泰尊柘漿
以爲取甘蔗汁以爲飲

呂子曰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
其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
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啞使其心可以智不學

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
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此語甚矣
而罕為學者所稱故書以自戒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夕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
四十五日謂一月之中又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
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戰
國策甘茂亡秦出關遇蘇代曰江上之貧女與婦
人同舍富人女會績而無燭處女相與語欲去之
女曰妾以無燭故嘗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

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以是知三代之時民風和厚
勤樸如此非獨女子也男子亦然幽風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言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
也夜者日之餘其為益多矣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
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
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

淺且不解釋後一節唯蘇子由以謂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其論可謂盡矣易乾坤二卦之下繼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者皆有坎聖人防患備險之意深矣

搜采異聞錄卷之五

終

東軒筆錄卷之一

宋臨漢魏泰著

明會稽商濬校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征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偽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廩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勅敵正在契丹自開運已後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爲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東太

宗卽位卽舉平晉也

錢俶初入朝旣而賜歸國羣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旣而皆如所處

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獠保聚依山大阻江迨十餘萬在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圍逼辰末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旣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

之有辰州獠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因以一路之事付之起蠻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槩異恩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狹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激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

東軒筆錄 卷之一
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爲本州推官再雄
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連袤數
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而邊境晏安由神機駕
馭用一再雄而已

陳搏字圖南有經世之才生唐末厭五代之亂入武
當山學神僊導養之術能辟穀或一睡三年後隱
於華山自晉漢已後每聞一朝革命則嘖蹙數日
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人相
語曰趙點檢作官家搏驚喜大笑人問其故又笑
曰天下這迴定疊也太祖事周爲殿前都點檢搏
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自此始耳

雷德驤判大理寺因便殿奏事太祖方燕服見之因
問曰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
在德驤曰古人制貴賤之分使不可瀆恐後世譖
牒不明有以奴主爲婚者太祖大喜曰卿深得古
人立法意由是歎重久之自後每德驤奏事雖在
燕處必御袍帶以見

周世宗壽春之役太祖爲將太宗亦在軍中是時壽

春久不下世宗決淮水灌其城一日藝祖神宗及節度武行德共乘小艇游於城下艇中唯有一卒司鐐爐世謂之茶酒司一矢而斃太祖太宗安坐以至迴舟矢石終不能及太祖太宗下諸國其僞命臣僚忠於所事者無不面加獎激以至棄瑕錄用故徐鉉潘耆修輩皆承眷禮至如衛融張洎應答不遜猶優假之故雖踈遠寇讐無不盡其忠力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

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隣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復塗山之會又有偃王仁義之比太宗覽讀稱歎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

東軒筆錄 卷之一
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芳草建康宮道德
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塗窮土
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
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
魂李王葬北邙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
鄰國信書之句東鄰謂錢俶也

太祖幸西都肆赦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獻策太
祖召至便坐令面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條陳十
策內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令

武士拽出及車駕還京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
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之使
輔汝爲相也至太宗初卽位放進士榜決欲置於
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悅及
注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
丞通判衡州十年果爲相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爲一時之冠然其爲人傾
險狠媚自漢初始得用卽致李崧赤族之禍由是
縉紳莫不畏而忌之太祖雖不喜然藉其詞華足

用故尚置於翰苑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建
隆以後爲宰相者徃徃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穀
下穀不能平乃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爲久在詞
禁宣力實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頗聞翰林
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
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
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
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
遂決意不用矣

太宗以元良未立雖意在真宗尚欲遍知諸子遂命
陳搏歷抵王宮以相諸王搏回奏曰壽王真他日
天下主也臣始至壽邸見二人坐於門問其姓氏
則曰張旻楊崇勳皆王左右之使令然臣觀二人
他日皆至將相卽其主可知太宗大喜是時真宗
爲壽王異日張旻侍中楊崇勳使相皆如搏之相
也

真宗天縱睿明博綜文學尤重儒術凡侍從之臣每
因賜對未始不從容顧問真宗善設論雖造次應

答皆典雅有倫當時儒學之士擢爲侍從則有終身不爲外官者杜鎬以博學充承春禮晚年苦肺疾累乞閒地真宗不允至數年加劇又於便坐懇述真宗曰卿自擇一人學術可以代卿者鎬於是薦成綸以代又逾年未及得請而卒

真宗聖性好學尤愛文士卽位之初王禹偁爲知制誥坐事責守黃州謝上表有宣室鬼神之間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唯期身後之語真宗覽表驚其詞之悲方欲內徙會黃州境有二虎鬪而食其

一占者以爲咎在守土之臣遽有旨移守蘄州以避其變勅下而禹偁死矣

澶淵之役王超傳潛兵力弗支遂致中外之議不一至有以北戎狃開運之勝聞於上者唯寇萊公準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然而羣下終以未必勝爲言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真宗一夕召寇萊公語曰有人勸朕幸江南與西川者卿以爲如何萊公答曰不知何人發此二謀真宗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萊公曰臣欲得獻策

東軒筆錄 卷之一
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真宗默然而悟遂決
澶淵之行

真宗次澶淵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
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
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
知將不如福將臣觀叅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
宜可爲守於是卽時進熟勅退召王公於行府諭
以上意授勅俾行王公茫然自失未及有言萊公
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辟難之日叅政爲國柄臣

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卽塗身乃安

也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盃王公驚懼不敢辭

飲訖拜別萊公答拜且曰叅政勉之迴日卽爲同

列也王公馳騎入天雄方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

四門終日危坐越七日虜騎退召爲中書門下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如萊公之言也或云王公數

進疑辭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勩

耳

虜犯澶淵傳潛堅壁不戰河北諸郡城守者多爲蕃

兵所陷或守城或棄城出奔當是時魏能守安肅
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也二
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以至賊退出界
而延期追躡轉戰未嘗衄敗故時人目二軍爲銅
梁門鐵遂城蓋由二將善守也

仁宗聖性仁恕尤惡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
不復進用至於仁民愛物孜孜唯恐不及一日晨
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羊侍臣
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

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
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饑而啓
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景德末年天書降左承天門鷓尾上旣而又降於朱
能家於是改元禱符作玉清昭應宮建寶符閣盡
裛天書置閣中雖上意篤信而臣下或以爲非若
孫奭張詠尤極詆訛未幾朱能謀叛天下愈知其
詐至真宗上仙王文正公會當國建議以爲天書
本爲先帝而降不當留在人間於是盡以葬於水

定陵無一字留者文正之識慮微密皆如此也

指至真宗上御王文正公會曰國我精以益天

聖實聖精天祚未幾亦謂斯效天下公賦也

身之計一曰中誠上意為計四曰才文以事

道宗欽長翅示報終非王哉即厥宮數寶終閣盡

景徽末平天書制式承天門黜氣土強而又制欽末

無窺之幾也報式亦皆和萬歲至有風立者

頃歲月之入害必多矣豈可不恐一文之論而欲

回殺以爲國媚惑自此亟亟宰然以當非報終矣

東軒筆錄卷之二

宋臨漢魏泰著

明會稽商濬校

响廝囉唐吐蕃贊曾之後據邈川之宗哥城盡有河

隍之地祥符中用蕃僧立遣之策將衆十萬穿古

渭州入寇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領騎卒六千

守伏羗城聞賊已過羗利城瑋率諸將渡渭逆之

遂合戰於三都谷賊軍雖衆然器甲殊少在後者

所持皆白楛毛連以備劫虜而已瑋知其勢弱不

足畏欲以氣陵之自引百騎穿賊陣出其後升高

東軒筆錄 卷之二
指揮軍中鼓噪夾擊賊大潰斬首三千級明日視
林薄間中傷及投崖死者萬計瑋之威名由是大
震响氏自此衰弱矣

馮拯之父爲中令趙普家內知內知蓋勾當本宅事
者也一日中令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於簾
前中令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中
令曰吾視汝之子乃至貴人也因指其所坐榻曰
此子他日當至吾位馮後相真宗仁宗位至侍中
謂有才智然多希合上旨天下為姦邪及稍進用即

啓迪真宗以神僊之事又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
帑不可勝紀謂既爲宮使夏竦以知制誥爲判官
一日宴官僚於齋廳有雜手伎俗謂弄筮注者獻
藝於廷丁顧語夏曰古無詠筮注詩舍人可作一
篇夏卽席賦詩曰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
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旁人冷眼看丁覽讀
變色

种放隱終南山往華山訪陳搏搏聞其來倒屣迎之
既卽坐熟視曰君他日甚顯官至丞郎种曰我之

東軒筆錄 卷之二
來也求道義之益而乃言及爵祿非我意也陳笑
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亦猶賤者
不可爲貴也君骨法合爲此官雖晦迹山林終恐
不能安耳今雖不信異日當自知之放不憚而去
至真宗時以司諫召至闕下及辭還山遷諫議大
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而卒竟如搏
之相也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
沈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準屢言丁

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
不足聽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
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
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
年與寇權寵相軋交至傾奪竟有海康之禍始伏
文靖之識

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歸本朝直舍人院及死無子
其家修佛事爲道場唯一女十餘歲纒經跪爐於
像前會陳搏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

東軒筆錄 卷之二
而但觀其捧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
林女子嫁卽爲國夫人矣後數年陳晉公恕爲參
知政事一日便坐奏事太宗從容問曰卿娶誰氏
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
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頗聞令淑朕甚念之卿
可作配晉公辭以年高不願娶太宗敦諭再三晉
公不敢辭遂納爲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
也

南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
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
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
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畧不加
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
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
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
氣峻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
公爲真相知也

太宗欲周知天下之事雖踈遠小臣苟欲詢訪皆得

登對王禹偁大以爲不可上疏畧曰至如三班奉
職其卑賤可知比因使還亦得上殿云云當時盛
傳此語未幾王坐論妖尼道安救徐鉉事責爲商
州團練副使一日從太守赴國忌行香天未明彷彿見一人紫袍秉笏立於佛殿之側王意恐官高
欲與之敘位其人歛板曰某卽可知也王不曉其
言而問之其人曰公嘗疏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
某今官爲借職是卽可知也王憮然自失聞者莫
不笑

陳晉公恕自升朝入三司爲判官旣置鹽鐵使又爲
總計使洎罷叅政復爲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於
吏事朝廷籍其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權真宗諭曰
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萊公罷樞密副
使歸班晉公卽薦以自代真宗用萊公爲三司使
而晉公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萊公入省檢尋晉公
前後改革剗立事件類爲方冊及以所出榜示別
用新板題扁躬至其第請晉公判押晉公亦不讓
一一與押字旣而萊公拜於庭下而去自是計使

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爲三司使始改茶法而晉公之規模漸革向之榜示亦稍稍除削今則無復有存者矣

晉公爲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卽奏有仙鶴盤舞於殿廡之上及記真宗東封事亦言宿奉高宮之夕有仙鶴飛於宮上及升中展事而仙鶴迎舞前導者塞望不知其數又天書每降必奏有仙鶴前導是時萊公判陝府一日坐山亭中有烏鴟數十飛鳴而過萊公笑顧屬僚曰使丁謂見之當日

爲玄鶴矣又以其令威之裔而好言仙鶴故但呼爲鶴相猶李逢吉呼牛僧孺爲丑座也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爲宰相門下廝役徃徃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

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鼎州北百里有甘泉寺在道左其泉清美最宜瀹茗林麓迴抱境亦幽勝寇萊公謫守州雷經此酌泉誌壁而去未幾丁晉公竄朱崖復經此禮佛留題而行天聖中范諷以殿中永安撫湖外至此寺覩二

相留題徘徊慨歎作詩以誌其旁曰平仲酌泉方頓轡謂之禮佛繼南行層巒下瞰嵐煙路轉使高僧薄寵榮

蘇易簡特受太宗顧遇在翰林恩禮尤渥其子作續翰林誌敘之詳矣然性特躁進罷叅政爲禮部侍郎知鄧州纔逾壯歲而其心鬱悒有不勝閒冷之歎鄧州有老僧獨處郊寺蘇贈詩曰憔悴二卿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於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仕而卒世言噪進者有夏侯嘉

正以右拾遺為館職平生好燒銀而樂文字之職
 常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銀壹錢知制誥一日無恨
 矣然二事俱不諧而卒錢僖公惟演自樞密使為
 使相而恨不得為真宰居常歎曰使我得於黃紙
 盡處押一箇字足矣亦竟不登此位舊制學士以
 上並有一人朱衣吏引馬所服帶用黃金而無魚
 至入兩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
 謂之重金矣世傳館閣望為學士者賦詩云眼裏
 何時赤腰間甚日黃及為學士又作詩曰眼赤何

時兩腰黃幾日重謂雙引重金也

眼前何日赤腰
下幾時黃白樂

夫詩也

夏鄭公竦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讀書
 攻為詩一日携所業伺宰相李文靖公沆退朝拜
 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
 鷺尾分之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翊日袖詩呈真
 宗及敘其死事之後家貧乞與換一文資遂改潤
 州金壇主簿後數年舉制科對策廷下有老宦者
 前揖曰吾聞人多矣視賢良他日必貴乞一詩以

東軒筆錄 卷之二
誌今日之事因以吳綾手巾展於前鄭公乘興題
曰簾內袞衣明黼黻殿前旌旆雜龍蛇縱橫落筆
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是年制策高等平生好
爲詩皆有所屬初罷樞府爲南京留守時有忌疾
之者到部作詩曰造化平分何大鈞腰間新佩玉
麒麟南湖日夜栽桃李准擬睢陽過十春又曰海
鳳橋邊春水深畧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管人知
否自有沙鷗信此心晚年流落讐敵益衆而抨彈
之疏不輟上聞因作詩送一臺官曰弱羽輕絃勢

未安孤飛殊不礙鷓鴣黃金自有雙南貴莫與遊
人作彈丸始王沂公會當國鄭公爲翰林學士欲
撼之因作青州詩曰日上西山舞鸞鶴波翻碧海
關蛟龍直鈎到了成何事消得君王四履封以沂
公青人故也

真宗晚年欲策后時王旦爲宰相趙安仁叅知政事
將問執政會王旦告病去遂獨問安仁曰朕欲以
賢如劉氏爲后卿意何如趙對曰劉氏出於側微
恐不可母儀天下真宗不懌翌日以趙之語告王

冀公欽若冀公曰陛下姑問安仁意欲以何人爲
后異時上果以冀公之言問趙對曰德妃沈氏乃
先朝宰相沈倫之家宜可以作配聖主真宗翊日
以語冀公冀公曰臣固知如此蓋趙安仁嘗爲沈
倫門客真宗深以爲然未幾罷安仁叅知政事轉
一官爲天書扶持使劉氏竟立即明肅太后也冀
公權寵自此愈固

李太后始入掖廷纔十餘歲唯有一弟七歲太后臨
別手結刻絲鞞囊與之拍其背泣曰汝雖淪落顛
沛不可棄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汝以此爲物
色也言訖不勝嗚咽而去後其弟傭於鑿紙錢家
然常以囊懸於胸臆間未嘗斯須去身也一日苦
下痢勢將不救爲紙家棄於道左有入內院子者
見而憐之收養於家恠其衣服百結而胸懸鞞囊
因問之具以告院子者怒然驚異蓋嘗受旨於太
后令物色訪其弟也復問其姓氏小字世系甚悉
遂解其囊明日持入示太后及具道本末是時太
后封宸妃時真宗已生仁宗皇帝矣聞之悲喜

以其事白真宗遂官之爲右班殿直卽所謂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太后上仙諡曰章懿召用和擢以顯官後至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

楊景宗卽章睿太后弟也太后旣入掖廷景宗無賴以罪隸軍營務黥其面至無見膚真宗幸玉清昭應宮將還內而六宮皆乘金車迎駕於道上景宗以役卒立御溝之外太后車中指景宗令問其姓氏骨肉景宗具以實對太后泣於車中景宗唯

知其女兄在掖廷疑其是也遽呼太后小字及行第太后大哭曰乃吾弟也卽日上言官之以右班殿直後至觀察留守後景宗旣在仕遂用藥去其黥痕無芥粟存者旣貴而肥皙如玉性恣橫好以木槌擊人世謂之揚骨槌云始丁晉公作相造宅於保康門外景宗時以役夫荷土築地及晉公事敗籍没入官晚年以宅賜景宗其正寢乃向日荷土所築之地也世歎異之

又見十五卷

以其事自真... 官之為有班殿直即所謂...

王西榮之世世燠異之 正卷 卷十 懿召用和推以

劉謙其人官御史以字顯景宗其五親父向日荷

休親東門收景宗親以對夫荷土榮世又其公事

本賦舉入世階之賦骨賦云故丁晉公於昧豈宇

繼寡無不粟亦皆獨貴而明晉收王封恣辭我以

頌直對至贖察留守對景宗親在封恣用藥去其

策太司大哭曰以吾弟也唱日土言官之以本班

其其女呆丑妹我妹其其世親到太司小字又其

